

● 长篇历史小说 ●

● 果迟 著 ●

● 河南文艺出版社 ●

# 1644, 帝星升沉

上



大明崇祯皇帝  
大顺永昌皇帝  
大西大顺皇帝  
南明弘光皇帝  
大清顺治皇帝

朱由检  
李自成  
张献忠  
朱由崧  
福临



大明崇祯皇帝  
大顺永昌皇帝  
大西大顺皇帝  
南明弘光皇帝  
大清顺治皇帝

朱由检  
李自成  
张献忠  
朱由崧  
福临



1644

帝星升沉

上

长篇历史小说  
果迟 著  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644, 帝星升沉/果迟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 
2007. 4

ISBN 978-7-80623-768-7

I. 1… II. 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942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42.5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513000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 1—10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
纸张规格 670毫米×1020毫米	印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68-7	定价 48.00元(上下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# 从顺字说起(代序)

果 迟

公元1644年，即大明崇祯十七年，中国历史舞台上真是群星璀璨——凡是想玩政治的玩家，从天潢贵胄到山野村夫，纷纷粉墨登场，竟先后出现五个皇帝，这就是：大明崇祯帝朱由检、大清顺治帝福临、大顺永昌帝李自成、大西大顺帝张献忠以及南明弘光帝朱由崧。他们中，若不以成败论英雄，除了那个朱由崧，其余个个称得上是强者，中原问鼎，杀来杀去，最后剩了一个顺治——其实是多尔衮。个中原因，先不要去管它，巧的是同一时期，竟出现了三个“顺”字。

“顺”字从川从页，与“逆”相反，应是顺畅、顺应之意。能人们看中这个字，用它来做自己的年号或国名，无非是想表明自己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这皇帝当得名正言顺，今后顺顺遂遂，可传之万代。不过，纵观史籍，“顺”字似乎不是一个吉祥的字眼儿，古往今来，用此字做年号或帝号、国号的大有人在，他们想“顺”却似乎都不太“顺”。

据史载：较早取“顺”字为年号的，有唐朝的史思明，他杀安庆绪自立后，一度改国号为“大燕”，建元“顺天”，但不久即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了；这以后，金末的杨安儿在山东建元“天顺”；五代的马希范在长沙建元“应顺”；大理国的段思聪在云南建元“顺德”等等等等，最后都是“鴉鴉

乌”收场；直至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妥懽帖睦尔——不知怎么也叫顺帝，因群雄并起，天下大乱，逃到大沙漠中也还是被人杀死；最有趣的是在宋朝，那个叫李顺的四川农民起义军首领，据说有人从他名字——“顺”字中，竟看出他能做一百零八天皇帝，于是他真的造反了，也真的才一百多天便兵败被擒；至大明，英宗朱祁镇在复辟后改年号为“天顺”，这以前他重用宦官王振，招致土木堡之变，自己被瓦剌捉住，七年后才重登大宝。他不思教训，又重用石亨及宦官曹吉祥等人，杀忠臣于谦。未几，石亨跋扈，曹吉祥谋反，闹得政局反复，人心惶惶，终英宗之世，国事似大不顺。这以后，大野心家朱宸濠乘正德皇帝不理朝政，便在南昌造反，也建元“顺德”，但这“顺德”才叫了四十三天便叫王阳明给收拾了，自然说不上“顺”。细心人还发现，大明的太祖朱元璋得国于元顺帝，传了二百七十六年，但大明的江山最终也失于带“顺”字的人：李自成建国大顺，张献忠建元大顺，终于将崇祯皇帝逼得在煤山上了吊。可李自成、张献忠也不是出天子的气候，最后落得让清朝的多尔衮“顺”手牵羊。

要说六六大顺，多尔衮倒真称得上，故清世祖建元“顺治”——这真是玩弄文字的人，最终也被文字嘲笑。

其实，顺天是容易的，几千年来，“天”已是一条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们都得穿的花短裤，好遮住那见不得人的地方。一旦改朝换代，失国者谓之“天意难回”；得国者则谓“受命于天”，堂哉皇哉，坐在宝座上自鸣得意，不会脸红。

孔子曰，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五谷生焉，天何言哉？

要说顺天，真是只有天晓得。

能人们见天不会说话，便一个个宣扬自己“顺天”，下边一句“应乎人”就不去管了。这么多“顺天”或“天顺”的皇帝年号，几曾见叫“顺民”的？倒是个个都要民去顺他，不然，赫然震怒，砍得你人头滚滚，血流漂杵。可怜那些被逼

得走投无路的农夫子，若没人领着造反，他们便只能喊“皇天”去。

据说，李自成进北京时，曾下旨将乾清宫那“敬天法祖”的匾额改为“敬天爱民”，而且，早在进入河南时，便喊出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的口号，此话不知是他那个急功近利的副军师李岩出于宣传的需要，还是闯王本人的“脱口秀”，反正一下就号召了不少的人，但这以后就没有下文了，老百姓干巴巴地等着，还来不及沐浴皇恩，他便被多尔衮追得四处逃命了。假设他能成功，从他进入北京前后的行为举止看，一定比以往的皇帝好不到哪里去。

要知道，李自成心里也是念念不忘皇帝宝座的，就是在山海关被杀得大败，临撤出北京也不忘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，要是他真的当成了，你不纳粮他和文武百官及三宫六院的后妃们吃什么？何况他要比你吃得好。

倒是那个以异族入主中原的爱新觉罗氏还实在一点，他们虽不说“不纳粮”，却宣布“永不加赋”，据说，这一条规矩定得死，直到溥仪下台前，也没有违背这祖训，爱新觉罗氏也就因此在中原的历史舞台上，咿咿呀呀地唱了二百六十七年。

其实，老百姓心中还是有杆秤的——不听你怎么说，但看你怎么做，“顺天”是空心汤圆，“顺民”才名归实至，其结果也就是民顺他，因而天下太平。可是，古往今来，有几个皇帝明白天意即民心？试翻十七史，朝代更迭，花样翻新，红脸杀进，白脸杀出，到头来仍不过恶性循环。

千古兴亡多少事，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。



果迟，生于1946年，湖南湘阴人，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有历史题材的中篇小说及戏曲、电影文学作品多部，近年有晚清风云系列小说三部：《英伦涅槃》、《西省战记》、《甲午祭坛》及《武则天》、《断案精华》共约二百万字问世。

从顺字说起(代序)/果迟 001

## 一 崇祯皇帝

- 1 想起了魏忠贤 001
- 2 官贪吏要钱 007
- 3 御驾亲征 013
- 4 募捐 023
- 5 国丈不捐太监捐 031

## 二 白龙鱼服

- 1 吊亡 041
- 2 君臣际会 049
- 3 无心救驾 062
- 4 文武百官个个该杀 067
- 5 首辅怕担责任 073
- 6 大将南征胆气豪 078

## 三 大顺皇帝

- 1 李岩执法 085
- 2 防患于未然 091
- 3 天之高,地之厚 098
- 4 宁武城下 107
- 5 变数 117
- 6 吓垮了韩霖 128

## 四 摄政王爷

- 1 潜龙勿用 139
- 2 多尔衮的抱负 147
- 3 十七年前的故事 153
- 4 豪格的阴谋 166
- 5 处变不惊 175
- 6 摄政王 179



- 7 决计南征 188
- 8 君臣定大计 194

## 五 崇祯皇帝

- 1 崇祯罪己 204
- 2 还有大军五十万 216
- 3 金之俊出山 223
- 4 北京在望 239
- 5 银子不如烧饼 249

## 六 大顺皇帝

- 1 最后的门槛 259
- 2 英雄与美人 270
- 3 来自山海关的警报 280
- 4 群臣劝进 290
- 5 悉数难逃 305

## 1 想起了魏忠贤

崇祯皇帝真是乱了方寸——当群臣退下后，他竟下密旨，令心腹太监王承恩，悄悄地派人去收拾、掩埋魏忠贤的遗骨。

初冬的阳光，幽幽地照在他面前的金砖地上，起眼望去，天空是灰蒙蒙的，滚滚寒流，从西北不期而至，檐下铁马叮咚，阶前杂草瑟瑟，红墙黄瓦，层层叠叠，虽然巍峨壮丽，但久而不觉其雄，倒像是迷魂阵一般，道道宫墙，将宫殿划成棋盘一般，大圈内套着小圈，他就被这些圈在九宫内，感到莫名的孤独和不安。眼下他喉头枯涩，嗓子干裂，想说又不知说什么，真想向着宫墙大吼几声，出一出胸中的闷气。

自鸣钟一连响了四下，殿上仍死气沉沉，远远低头侍立的宫人，如憧憧鬼影，长长的身

姿，在金砖上投下道道阴影。他不由揽镜自照，只见自己那张脸是那么苍白，看不到一丝血色——才三十出头的他，竟是如此的孱弱，病恹恹的，像一个痨病鬼，一阵风就可吹倒。

皇帝长着一副弱不胜衣的身子骨，别人一定会想到酒和色上去。这可是天大的冤枉，崇祯皇帝一直自诩为尧舜之君，虽然他的爷爷万历帝，曾躲在深宫，创下一个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与朝臣见面的历史纪录；虽然他的父亲即位才一个月便死了，身后且留下“三案”的是是非非；虽然他的哥哥天启帝坐七年江山，只怕当了六年零十一个月的木匠，把紫禁城中，他看不顺眼的门啊、窗啊都改造了一番，但崇祯皇帝初登大宝，便励精图治，拨乱反正，雷厉风行，几乎让他的臣子们耳目一新，以为中兴有望，欣喜不已。

他御讳朱由检，为大明高祖朱元璋的第十一代子孙。有崇拜姓名学的后人，从这个名字的字形上，看出他后运不佳，说分明预示了他必吊死在一棵树上。事后诸葛们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但若说这名字取得不好，这也不是他的错。

据说，大明的第三个皇帝：成祖朱棣，在逼死了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，自己坐了江山之后，请道衍和尚——姚广孝，为自己的后代取派名。姚广孝，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和尚，还在朱棣当燕王时，便许给燕王一顶白帽子戴。如今，“王”的头上终于有了白帽子，成了“皇”，成祖对他，就如同刘皇叔对诸葛亮。当下领旨，脱口说出十个字，道是：高瞻祁见祐，厚载翊常由。成祖爷嫌十个字少了，要他再拟，他又勉强说了十个字，道是：慈和怡伯仲，简静迪先猷。

于是，成祖的子孙名字的第一个字，便按这二十个字的顺序取名，第二个字则用火、土、金、水、木为偏旁的字。于是，崇祯爷的列祖列宗便是仁宗高炽、宣宗瞻基、英宗祁镇（景泰帝祁钰）、宪宗见深、孝宗祐樞、武宗厚照（世宗厚熹）、穆宗载坫、神宗翊钧以及他的父亲、光宗常洛，他的哥

哥、熹宗由校。论起来，明朝虽历时二百七十余年，却没有大的作为，或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，实在无法与汉唐盛世比，太祖、太宗之外，就是史家所称赞的所谓“仁宣之治”，但仁宗朱高炽的天下仅有一年，宣宗朱瞻基也才十年，大明百姓满打满算过了十一年顺畅日子，接下来便是王小二过年——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至崇祯这一代，哥哥由校英年不享，崇祯皇帝奉皇兄遗诏即位，此时，大明的江山，便如西山红日，迅速向西方沉沦。

那么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国运如此不佳呢？怪辅臣吧，崇祯即位十七年，十七年中内阁辅臣换了五十多个，就是被他杀了的辅臣也有好几个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中用的？怪臣子吧，臣子可都是他亲自选拔的，那么怪谁呢？

朱子曰：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典守者不得辞其咎也——看来，也只能这么解释了。

崇祯皇帝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，但他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于是，便不止一次地深刻反省。看来，那个姚广孝确有些来头，当初脱口便只报了十个字，成祖皇帝的子孙，传到“由”字便要完，接下来的十个字，分明不是姚广孝的本意，是成祖爷硬要他续下去的，天命啊，天命，天命岂可用强？

由此化开来，他又想到了皇室的旁支，成祖爷同母兄弟五个，除了长房朱标那一支早已绝嗣，秦王、晋王、周王也分明只能传至第十代。不是吗？开封的第十代周王恭枵、长安的第十代秦王存枢眼下已是完了，若流寇渡黄河，封在太原的第十代晋王求桂马上就完，这不都是只传到前十个字吗？

想到此，他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——难道说，大明的气数真的已尽？

不，朕决不做亡国之君。

此刻，崇祯皇帝在反省，心腹太监王承恩也在反省：

十六年前，魏忠贤被皇上一道圣旨发往南京守皇陵，后又下旨押解回京治罪。

押解途中，夜宿河北省阜城县新店镇士绅尤克简家。夜已深了，尤家人及押解他的差官都已入睡，南运河的水就在不远处流淌，阵阵涛声，似轻轻叹息；四周万籁俱寂，一灯如豆，幽幽地照着床上的不眠人。

他，挪动着身上的铮铮铁锁，听着门外岗哨的脚步声，明白此番回京，肯定凶多吉少，昔日威风八面的九千岁如何能够安眠？

这时，左边的厢房里分明有人在哼一首小调：

听初更，鼓正敲，心儿懊恼。  
想当初，开夜宴，何等奢豪。  
进羊羔，斟美酒，笙歌聒噪。  
牙床上，锦绣衾，乍暖春宵。  
万不料，冰山倒，野店村醪。  
听涛声，想前情，怎把愁肠扫？

夜将中，鼓咚咚，更声阵阵。  
梦才成，又惊醒，无限伤心。  
想当初，势倾朝，谁人不敬？  
九卿拜门庭，宰相献殷勤。  
蟒玉朝天子，出巡拥旄旌。  
如今势去时衰也，寒月伴孤灯。

……

哀歌唱彻五更寒。这分明是在唱挽歌啊，魏忠贤终于想通了：此时还不自己了断，难道要等仇人来一刀一刀地割肉吗？杨涟、左光斗辈虽然被他用铁钉贯耳、土囊压头的酷刑整死

了，可东林党人仍遍布朝野，这些人是不会饶过他的。

想到此，他仿佛看见被他害死的好多冤魂，在京师上空徘徊，正在等着他的到来。他想，自己若是被送进了诏狱，那里的冤鬼会将他生吞活剥。那么，还犹豫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就如一场大赌博，但朝堂上的赌博可不同寻常，赢了贵不可言；输了，可是要用头颅去兑付筹码。

于是，他取出腰间的白绫，挽了一个圈，往床头一挂，将头伸了进去……

岁月悠悠，转眼又是一十六年。当年魏忠贤是被下旨戮了尸的，人死了，脑袋仍被砍下，身子剁做了七八段，肠肚也被野狗拖得四处皆是，这个该杀千刀的九千岁，落得这个下场是罪有应得，可眼下皇上忽然想起了他，去哪里找他的尸骨呢？

崇祯皇帝见王承恩在摸后脑壳，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——是的，我怎么忽然想起了这个人呢？

十七年前的那个夜晚，重病的大哥——熹宗朱由校已是弥留之际了，因无子嗣，身为信王爷的崇祯皇帝，奉皇嫂懿旨连夜入宫承继皇帝位。

他是怀中揣着芝麻饼子进宫的，为的是在与群臣见面、正式登基前不吃宫中任何东西，这是他与尚是王妃的周氏——后来的皇后商量好的。坐在乾清宫龙椅上，秉烛达旦，身边仅一个内穿重铠、怀揣利刃的亲信太监王承恩。

冷风拂面，灯光摇曳，窗纸上，映着一名仗剑的太监走过的身影，“咯噔，咯噔”，沉重的靴子声叩击着崇祯皇帝的心，他紧张极了。索性令王承恩将这名太监喊进来，索剑一观，然后放在自己手边，说这剑做得很精致，就留在朕这里吧，天明朕赏你。

那一刻，崇祯皇帝的心，几乎要蹦到口里了。还好，天色终于亮了，群臣进殿，向新君叩头称贺，君臣见面，名分定矣，崇祯皇帝这才稍稍放了心。

这时，宫中仍遍布熹宗的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的死党，但崇祯皇帝却不动声色，他胸中有一部阉党的名册，得一个一个地收拾。先将客氏撵出了咸安宫，撵到了浣衣局，这个女人是魏忠贤的贴心豆瓣；接着，又借机将兵部尚书崔呈秀逮捕，此人是魏忠贤的干儿子。朝臣们终于看出魏忠贤失势了，一时墙倒众人推，鼓破乱人捶——踩沉船的人真多啊。魏忠贤终于稳不住了，上疏请退，崇祯于是顺水推舟，贬他去南京。

魏忠贤得势之日，气焰熏天，今日害文，明日害武，那些朝臣们见了他无不股战，可要收拾他，也就这么收拾了，崇祯皇帝觉得自己英明果断，身手不凡。当年太祖爷在宫中立铁牌，不准内监干政，并上书只准太监姓秦、姓赵、姓高，为的是让子孙们永远记住秦国的赵高；那个倾覆始皇千秋伟业的阉人。

今天，崇祯爷觉得太祖未免太小心了——太监有什么可怕呢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想当初，主少国疑，臣民惊惧，他却大刀阔斧，力挽狂澜，拨乱反正，让权阉授首，真是多大的险滩也过来了。

可以说，铲除魏忠贤奸党，是崇祯皇帝执政以来也是以后的唯一大手笔，是他平生得意的第一大快事——他只颁了一道圣旨，要穷究阉党。于是，崔呈秀等首恶被立刻处死，接下来，一十九人秋决，一十一人充军，四十四人革职。猖狂一时的阉党，便这么秋风扫落叶般的完蛋了。

崇祯皇帝才坐了不到半年江山，便一手扫尽阴霾，乌云散，见晴天，那时的大小臣工，谁不服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？

一次朝会，他曾不动声色地询问群臣：“尧与舜，谁最贤？”

臣子说：“尧善。”

他摇头说：“尧不如舜，舜能诛四凶。”

以尧舜定位自己的人生目标，比魏忠贤的阉党为共工、三

苗一类的乱臣，崇祯皇帝其志大矣，万不料今天，他又为“诛四凶”而后悔了。前东厂太监曹化淳私下向他启奏说，若魏忠贤在，局面不会到今天这地步。

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此举是否“病急乱投医”呢？

崇祯皇帝背着双手，在乾清宫绕室徘徊……

时为崇祯十六年冬十月。

## 2 官贪吏要钱

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，御宇十六载的崇祯皇帝，已到了手脚并用仍无力支撑的地步了——清兵再次入寇是上年冬天，这已是第五次深入内地了。身为内阁首辅的周延儒调度乖方，饰败为胜，畿辅遭蹂躏几遍，崇祯皇帝无奈，诏趣天下兵马勤王，可诸军玩寇，迁延不进，清兵直待饱掠之后，才从容退兵。好容易勉强应付过东边，崇祯皇帝刚想喘一口气，不想稍一松懈，西边却一下不可收拾了。

其实，流寇之乱，始于他登基之初。时陕西大旱，白水贼王二等先起，其余王嘉胤、王左桂、飞山虎、大红狼等名号各异，皆是小股，以劫掠为主。随剿随灭，彼伏此起。至崇祯三年，流寇竟越剿越多，始有三十六营之说。其大股有闯王高迎祥、八大王张献忠等。所谓李自成者，其时还是高迎祥手下一名上不得台面的小小“闯将”也。

崇祯皇帝宵衣旰食，不敢稍懈。在他的督促下，官军合力进剿，几次大败流寇于山西及川陕等地。所谓混世王、满天星、姬关锁、翻山动、掌世王等流寇，无不一一授首，但官军未能痛歼穷寇，使得渠魁贼首的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等漏网。

崇祯七年春，陈奇瑜督师于延绥，困李自成等于陕西兴安



车厢峡。大雨两月，骡马乏刍多死，弓矢皆脱。李自成技穷，自缚请降，陈奇瑜竟不能识破奸谋，发他以免死牌，使得李自成得逃天谴。

崇祯八年，各股流寇大会荥阳，有老回回、曹操、革里眼、高迎祥、张献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营，号数十万之众。官军大股会剿，流寇乃分军东犯，兵凌凤阳，焚皇陵。

此时的崇祯皇帝，深感流寇已不是“癣疥小疾”了。不得不先后起用大臣洪承畴、孙传庭、卢象升、杨嗣昌、熊文灿等督师痛剿，终于在南阳一带于高迎祥等以围歼，杀流寇精锐几尽。

崇祯九年七月，多年为患的高迎祥，终于被擒于周至，献俘阙下，诏命凌迟处死。至崇祯十一年春，作恶多端的张献忠降于熊文灿；而李自成仅剩十八骑，潜伏商洛山中，谍报甚至说他已自杀了。这样，为患数年、流毒数省的流寇，几乎是销声匿迹了。

不想就在这时，后金兵再次入寇，京畿戒严。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，重兵皆转向辽东，流寇终于得以死灰复燃，于是张献忠反于谷城，李自成得走河南，虎兕出于柙，无人能制。不两年，贼势大振，乃破洛阳，杀皇叔福王朱常洛；战项城，杀督师傅宗龙；攻襄城，杀总督汪乔年；三次包围开封，丁启睿、左良玉等数十万大军莫敢撻其锋，战辄败。

崇祯皇帝无奈，赦前陕西巡抚孙传庭于诏狱，亲御文华殿嘉语慰勉，不但复故官，且晋升兵部尚书，加督师衔，赶赴开封解围。可此时开封已无围可解了——时已秋九月，天大雨，黄河水泛，巡抚高名衡想决开朱家寨口灌李自成军，不想李自成亦决马家河口灌城，两口溃决，汴梁城中，百万军民皆为鱼鳖。

崇祯皇帝气急败坏，屡次下诏催督，孙传庭无奈，集诸将于关中，战李自成于河洛，不想天大雨，道路泥泞，军粮不